

时尚·身体·诱惑:鲍德里亚后期消费文化理论的一个侧面

张 聪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摘 要: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时尚的逻辑。时尚通过消费物的抽象符号化,遵循诱惑原则,对人的身体形成一种强势的规训。这种状况最终必将导致客体对于主体的全面胜利。

关键词:消费社会;时尚;身体;诱惑

在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中,任何消费物都不再承担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而抽象成为一种单一的功能性的存在。物的符号化使得人对物的消费变成了对于符号关系的消费。在鲍德里亚看来,伴随着符号和拟像在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快速传播,广播媒介特别是电视的蓬勃发展,成为后现代性的一个构成要素。这台机器大量产生出形象、符号、代码,而这些超真实的拟像代替了真实的物,在现实生活中构成了独立的领域,并最终在社会性的消除中起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强大的拟像主义者”,^{[1]113}鲍德里亚真切地感受到在媒介社会和消费社会中,自笛卡尔时代就拥有崇高地位的主体陷入了由形象、景观和拟像构成的超真实的世界,个体面对着压倒一切的形象、编码和模型的浪潮,被媒介所渗透的、所麻醉催眠的意识,开始处在形象和景观浸润的迷幻状态,所谓“现实”已经无处寻觅。娱乐、信息和通信技术所提供的经历比乏味的日常生活景象更紧张也更诱人。凭借着比真实更真实的稟性,超真实的模型、形象和编码得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在这一过程中,“时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尚(fashion)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概念,但在鲍德里亚的后现代视野中却焕发出了非同一般的魅力。符号、拟像、超真实的出场,时尚在这样的氛围下不仅不满足于对新潮和时髦的追逐,它还渐渐脱离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式化冲击,成为一种非本真的生存和拟真欲望强有力的表达场所。鲍德里亚认为,整个后现代秩序,从性到媒介,从艺术到政治,无

不渗透着时尚逻辑。在朝生暮死,日新月异,以“消解”、“打碎”为乐的后现代社会,时尚通过遵循循环时间而演绎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后现代的再循环逻辑,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表征。“时尚总是向后,但总是在消除过去的基础之上:灵魂死亡和形式再生。它的当下现实性(它的‘时髦’,它的‘相关性’)不是参照在场,而是一种直接和总体的再循环。矛盾的是,时尚是非现实的(‘陈旧的’,‘不相干的’)。它总是预设形式的死亡时间,预设一种抽象,借此,形式似乎避开时间而成为有效力的符号,似乎通过时间曲折,重新回来掌控非现实性在场,以所有‘回归’的美丽对抗‘变成’结构。”^{[2]188}鲍德里亚的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时尚绝不仅仅是一种具体事物的存在样态,时尚之所以成为时尚,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时尚消解了内容,使得形式成为了主导性的因素。在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体系中,他列出了符号价值的三种秩序:模仿的秩序包含着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直接联系,生产的秩序包含着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间接联系,仿真的秩序则包含着能指与能指之间的联系,即那些已经同所指脱离了联系的能指之间的联系。时尚正是存在于这第三种秩序之中,时尚的再循环逻辑标示出以汇总社会时空的超级再生产,其意义在于不断地展示延宕,从能指到能指,旧形式的重新抽象化更新。从历史的角度以及比喻的意义上说,时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空虚。在后现代时尚中,符号的使用是随意的、儿戏般的。时尚除了传统符号的指意性(如,将宗教象征物作为装饰

收稿日期:2008-11-04

作者简介:张 聪,女,河南镇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原理。

品使用,或者在平常的环境中使用昂贵的材料),留给我们的只有空虚的符号。第二,时尚是一个标志这意义中介的纯粹自指的功能,但是,这种推翻指意的行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种能指。鲍德里亚以人造珠宝和怀旧服装为例,详细论说了这一观点。在珠宝界人们有意识的使用一些并不珍贵的材料,目的是为了不引起这些材料与较低的社会地位之间的联想。事实上,人们的这种对于“极好的假货”的嗜好,正好表现出了“没有钱买真货,这并没有什么的心理状态。再来说怀旧服装。怀旧服装常被称为是“二手时尚”,对于过时款式的效仿使得由表层能指构成的世界有了历史的深度,怀旧服装对于当下流行的表征风格的摒弃,恰恰展示了一种凭借着时间的缺失与不在场而存在着的疯狂的欲望。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时尚的这种推翻指意的能指是一种对于富人和名人的地位的标示,那些人的创造力和自信心已经大到足以蔑视常规,自己发明时尚,而他们被边缘化的程度也足以使他们不在乎时尚了。第三,后现代时尚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对款式和时期的折中主义的混合进行仿效和整合,并将其变成一种新的话语,或蒙太奇,或拼贴画亦或是手工拼凑物。在另一层面上,即使是意义的失去也仍然是限制在意义的领域之内,后现代时尚至少反映出二个层次的意义,即对于死亡的对抗。“几乎和弗洛伊德的偶像一样,(计谋的)存在对(意义的)不在场的诱惑是‘不朽的唯一存在形式’,它甚至将死亡转变成了‘一种光辉的肤浅的表象。这是一种绝望,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永恒,但这也是一种补偿的快乐,因为可以认识到,超越了死亡,每一种形式都有机会重新出现。”^{[1]179}

鲍德里亚的上述关于时尚指意的分析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上的。对于物的符号关系的分析,最初是由索绪尔提出,后经由巴特的中介最终对鲍德里亚形成深刻的影响。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与言语进行了区分。语言是一个结构体系,而言语则是这个结构中的一个单元。对于这个区分,在巴特的《流行体系》中就表现为,时装是一个体系,而个别服装则对应于言语。在索绪尔的符号学中,符号分为能指与所指,但符号对应于外部真实的物,而在巴特的思考中,外部真实的物变成了符号的内部结构所创造出来的虚像,因此符号本身具有了意义的自指性,而这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分、符号内部的区分就成为意义建构的生长点。在巴特的这个延用中,具有一个方法论的指向:如果服装可以

被看作是一个体系的话,那么其他的领域是否也可以如此分析,由此扩大,那么整个社会的“物”的存在方式是否也可以如此分析。如果这个思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分析“物”的存在方式就必须实现方法论的转换,即从思辨理性批判走向语言学的批判。正是将符号学与批判理论加以结合,鲍德里亚找到了分析消费社会中物的存在方式的理论基础,并将这个分析延伸到人的心理结构中。

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的载体中,身体(body)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焦点之一。“在消费的全套设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的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女性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 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括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3]139}身体,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哲学范畴,传统哲学之所以重视身体,目的是为了抑制精神和心理的过度膨胀,甚至是为了完全摆脱精神的压制。但是当身体彻底地摆脱精神的阴影之后,时尚便犹如曼舞的轻纱一般悄然来临,频频垂青于它,就这样,身体成为了时尚循环逻辑下再生产的基本对象。鲍德里亚的身体视角脱离了以往法国传统哲学,他从身体的再生产开始,试图在作为技术和意识形态结合的时尚工业中考察身体的意义。时尚告诉我们“麦当娜式”的卷曲黄色头发才是妩媚的表征,于是我们心甘情愿地丢弃我们传统中的堆云翠髻,让我们的青丝忍受吹拉卷烫的折磨;时尚告诉我们白皙而富有弹性的肌肤是魅力的砝码,于是我们迫不及待地用各式各样的化妆品粉饰我们的春桃笑靥;时尚告诉我们拥有纤细腰身时装模特的才是男人们朝思暮想的梦幻情人,于是我们纷纷对着美食佳肴望洋兴叹,为的就是柳枝一般的楚楚纤腰……在真理般的科学(卫生保健、营养学、医疗学)和纯粹自然的生命律动(青春、美貌、阳刚 阴柔之气)名义下,身体俨然成了时尚所极力鼓吹的一颗耀眼的明星,成为消费社会中最热门的消费对象。时尚以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规训着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所“应有”的形态和功能,并试

图把有关于身体的神话灌输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人们在广告、荧屏、图像中看到和观赏到身体的时尚之态。

鲍德里亚继续说,时尚对于身体的上述规训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种东西来完成的,这就是与身体密不可分的服饰。时尚与服饰的关系是直接的。历史中的时尚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穿着打扮存有密切的联系,但当这种联系一旦不能构成大众的日常生活需要,而仅仅只能反映社会少数人的认可意愿和追捧行为时,这种突出性别、身份、地位、等级的社会表达就成为一种时尚。美国导演大卫·弗兰克尔(David Franke)的电影《穿Prada的女王》可谓是对时尚光晕环耀下的后现代社会的最佳阐释。年青女孩安迪无意间涉足时尚圈,遇到了一个被称为“穿Prada的女王”的上司米兰达,米兰达只穿名牌服装,钟爱“Prada”——一个超过90年历史的顶级意大利时装品牌,她痛恨衣冠不整之人,对不懂时尚不会穿衣打扮的人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面对安迪宽大随意的毛衣外套,米兰达火山爆发般将自己的时尚理念喷涌而出:“你以为你不介意你自己穿什么。你以为你挑的这件天蓝色粗毛衣不属于时尚工业的产物。而实际上它曾是一个大品牌设计师们的杰作,曾代表了上百万美元和数不尽的工作机会。后来它被模仿,被淘汰,流到了清仓甩卖的卖场,流进了你的衣橱……”在“女王”的百般刁难下,安迪刚入时尚圈才一个月就开始高调转型。影片中,她在麦当娜的《Vogue》伴奏下,任Amani、Versace等大牌轰炸,以奥黛丽·赫本、《爱情故事》里艾尔丽·麦古奥、或《柳巷芳草》中简·方达的造型,脚踏高跟鞋轮番登场。安迪的工作逐渐驾轻就熟,她得以出席豪华派对,奢华衣服、名车、美酒、艳遇随之而来。她被帅哥作家追逐,暧昧的情思也开始蔓延——在时尚与女性的天然密切联系的时代,这些都是女性观众梦寐以求的愿望。安迪的惊艳亮相如同快速翻过的时装杂志,让人眼花缭乱。时尚不再是不真实的幻景,它通过一个年轻女孩的“亲身经历”,开始在人群中普及。

女性穿着在身上的服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诱惑性”,特别是对于男性而言。“诱惑”是鲍德里亚消费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的鲍德里亚研究专家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鲍德里亚对诱惑的解释不是根据诱使某人发生性关系,而是解释为一种礼仪、一种游戏,带有自己的规则、魅力、圈套和诱饵。它发生在外在、表面和符号层面,从根本上说,

它是人工的,而非性快乐的‘自然的’追求。”^{[1]20}根据凯尔纳的分析,鲍德里亚时尚理论中的诱惑并不是性的诱惑,而是一种自然的、形而上的、抽象的诱惑。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身体的这种诱惑来源于装饰和服饰对身体的多种多样的包装,比如“短靴和长靴,长外套下的短外套、过肘的手套和高至臀部的长袜,遮眼的头发或脱衣舞女的遮羞布,此外还有手镯、项链、戒指、腰带、首饰和链饰……”^{[4]149}服饰中的裸露是欲望的直接对象,符号下的裸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种表示,是企图把身体规训为色情的一种努力,在欲望指向上,裸体与非裸体之间纠缠不清的嬉戏为人们呈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但鲍德里亚认为,其实真正的诱惑还在于另一层面——对身体的欲望不是来自于性的诱惑,而是来自于一种菲勒斯崇拜和阉割的恐惧,而正是这种焦虑彻底反映出性在身体符号中所表现出的意义——这也正是鲍德里亚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进一步深入思考。实质上,时尚对于身体的任何规训和重塑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具有特定的对象性——很多情况下它是与女性的身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身体由此落入“一种完美的欲望政治经济学”,而其中“女性身体的色情特权”成为欲望充分实现的场所。对于鲍德里亚而言,诱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思路的解构。在传统形而上学中,也正如在精神分析学中一样,潜在话语才是真相,而显在话语则是真理的症候,所以解释总是在追求一种深度的真理而将外表忽视掉,使一切都变得透明化。解释是对意义的追求,而诱惑则是一种无意义,使潜在话语失效,这正是外表呈现出来的意义所在。

鲍德里亚强调诱惑,首先针对的是女性主义的一些讨论。他认为,女性主义不应从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角来谈论女性问题,因为这样的谈论方式还是一种菲勒斯崇拜的结果,还是一种男性结构中心的提问方式,遵循的仍然是生产的逻辑。女性应该以诱惑的方式来讨论问题,在诱惑中,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双性,而是一种超性欲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诱惑与精神分析所讲的欲望不同,因为精神分析还是从性欲入手来谈论问题的。在精神分析中,正是对欲望的讨论,使菲勒斯崇拜有着合理的表达。正是针对这种崇拜,在现有的女性主义讨论中,总是想以一种自治的、与菲勒斯不同的另一种欲望结构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实际上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认同了这种话语。而精神分析学的这一逻辑,正是诱惑原则所要解构的。这里,鲍德里亚将诱

惑作为与生产相对立的原则提出来。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所有男性的权力都表现为一种生产的权力,对于诱惑而言,它要消除的就是生产的权力。这种男性权力,是在一种历史的叙事中出现的,而在文明的最初处,女性并不是作为一种性对象来交换的,女性没有受到支配,而是支配者,女性的被蹂躏正是性逻辑展开的结果。而在另一些故事中,男性是从女性中创造出来的,正是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嫉妒,才产生了男性秩序,“诱惑形式优先于生产形式。”^{[5]117}在诱惑与性之间存在的区别是:性是男性原则的结果,是对诱惑的祛魅,诱惑是表演,而性则是功能,诱惑设想了一种仪式秩序,而性与欲望则是一种自然秩序。“诱惑作为一种嘲讽的、另一种形式,它打破了性的指涉性,提供了一个空间,但不是欲望的空间,而是游戏和挑战的空间。”^{[6]157}“诱惑开始了一种无法中断的仪式交换形式,在这里,诱惑者与被诱惑者不断在这个没有结束的游戏提供着赌注。”^{[6]159}可见,诱惑具有象征交换的意义,这同样也是一种仪式。象征交换是对死亡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诱惑则是对性政治经济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批判。

身体,这是人类的最后一份私有的财产,即便是一个一无所有穷困潦倒的乞丐,他也仍旧对自己的身体持有拥有权。身体本是主体自我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但在今天,当人们提到身体的时候,总会莞尔一笑,殊不知各种各样的物质正假以时尚、诱惑之名不断摧毁着身体为自己所勾勒的边界。我们看到,身体已经挫败了我们企图控制它的企图,它已经被重新定义,身体的形式不再是一个自然的实体而逐渐成为一个抽象的文化概念,身体的意象弥漫在意义的结构之中,这正是通过外观、尺寸和装饰对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编码的高明手段,人类的这最后一份私有财产正慢慢得变得千疮百孔。《穿 Prada 的女王》里安迪最终卸掉脂粉,脱下高跟鞋,决心淡

定灵魂,鲍德里亚却用日常生活时尚工业中的“超级市场”告诉我们,如同陷身于物的海洋,我们被挤满物品的货架吞没并埋葬却在商场的舒缓音乐声中怡然自赏,在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未加控制的生长和复制的客体世界中,客体的繁衍增长已经超越了所有的理性限度和边界,它们是如此地失控,以至于已经超出了人们可以理解并控制的范围,这种优势必将导致客体对于主体的全面胜利,这正是诱惑的“致命”所在。

怀揣着物化社会条件下的人文主义深沉关怀,鲍德里亚的理论不免有些过于悲观。当今的中国正步入后现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生活水平的跨越式提高,虽然还不曾到达西方社会“物质过剩”的地步,但各式各样充满着诱惑力的消费物正张开自己热情的怀抱等待人们追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鲍德里亚的理论进行辩证的解读,对于解决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深层问题有着现实的针对性。

参考文献:

- [1] 道格拉斯·凯尔纳. 鲍德里亚. 一个批判性读本 [M]. 陈维振, 等,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2] 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M]. Lond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3.
- [3] 让·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 [M]. 刘成富, 全志钢,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4] 让·波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 [M]. 车槿山,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 [5] Jean Baudrillard. *Seduction. Tr Brian Singer* [M]. St Martin's Press, 1990.
- [6] 让·波德里亚. 论诱惑 [M] // 金惠敏. 差异. 阅读鲍德里亚.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黄声波)